

中篇小说新作



河南人民出版社

7.5
0

责任编辑 单纯

中篇小说新作⑥

本社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6开本 10.5印张 208千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700册

统一书号10105·411 定价0.96元

6 中 篇 小 说 新 作

矿山儿女 刘庆邦

农业局里的日常生活 段荃法

AB角儿 刘巧珠 樊雨田

风雪飘飘 密志范

溶溶的月光 李立强



矿山儿女

刘庆邦

霜菊，你靠什么打动了如此众多的人的心？

在这会引起人们诸多不愉快回忆的矿务局大礼堂里；在这听腻了长篇报告的矿工面前；在这本打算听一会儿就走的机关干部群里；在这些以为对什么都看透了、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哥们儿”堆里，为什么这般沉静？静得象寂静的山林，静得象沉睡的煤海。这里没有人，只有心潮的激荡；这里没有声，只有无声的泪水。感情脆弱的女工啊，请你别哭出声。你不会，你在极力忍着，恐怕打断了她的声音。满脸皱纹的老矿工啊，别担心会在徒弟面前

失态吧！你那时时扩张的鼻翼，已挡不住感情波浪的冲击。那个留着小胡子、大鬓角的青年矿工，你挂在脸上的眼泪为何不擦去？你想借它冲刷什么？……原来被安排把门的人进来了；过路的人以为演什么

新电影，伸头往里一瞅，再也缩不回来了；手里拿着弹弓的孩子，直直地贴站在墙角，弹弓什么时候从手里掉落地上，他全然不知。……

这是怎么啦？这是为什么？霜菊，请你回答。

是你的容颜特别出众？不，你已年过四十，满面憔悴。是你的音色特别优美？不，你的声音并不婉转，也不圆润，反而有些喑哑。是你的出身特别高贵和富有戏剧性？不，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的女儿。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

采煤队长沈向林死了妻子，愁坏了霜菊的爸爸赵老刚。赵老刚是沈向林的师傅。是他亲手把新领的矿灯带在这个徒弟的头上；是他带领向林第一次走进神秘莫测的矿井；是他把胆敢在井下睡觉的这位小矿工吵得痛哭失声；又是他诚恳的道歉，把这个纯朴的青年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看着向林一步步走过来，沈向林的成熟，渗透着赵老刚的心血。他希望沈向林挑起矿山建设的重担，多为国家出力，也祝愿他幸福。可是，沈向林在最需要妻子帮忙的时候，却突然失去了妻子。中年丧妻，是人生最大的苦痛之一。当人生痛苦的巨大盘石向沈向林砸来的时候，他能顶得住吗？他的采煤队能顶得住吗？标志着全矿煤炭产量的一直昂扬向上的红色箭头能顶得住吗？这一切，怎能不让我们的老矿工忧心忡忡呢！

霜菊端上了菜，烫热了酒，看着塌着眼皮坐在桌边抽烟的爸爸，温柔地喊：

“爸，你喝吧。”

“等会儿。”赵老刚动动身子，并未站起来。

霜菊没有再催爸爸，她知道爸爸的心事。向林嫂子头也不回地走了，给向林哥撇下四个儿女，四只嗷嗷待哺的黄嘴小鸟儿。过去，向林哥一个心都在挖煤上，何曾管过家，何曾体验过操劳家务的艰难？而现在，他不仅要管一个全局闻名的采煤队，还要管一个柴米油盐的小家；而管一个小家并不比管理一个采煤队轻松。有多少人出色的队长、矿长、局长，可不一定是合格的家长。向林哥能当好一个合格的家长吗？有山靠山，没山独担。他能担起当爹又当妈这座沉重的大山吗？霜菊心里并不比爸爸好受，可是，她要宽慰爸爸。

“爸，您别太为向林哥难受。车到山前必有路。俺妈死得早，您领着俺姐弟三个不也熬过来了吗？”

赵老刚说：“你向林哥比不了我。你妈死后，我有你，你替你妈把这个家管起来了。他有谁？他的大孩子才十二岁，还是个男孩儿，自己还管不了自己。”

霜菊把爸爸搀坐在饭桌前的小凳上，边斟酒边说：“您放心，向林哥是矿上的劳动模范，矿上不会不管；再说，还有我们大伙儿呢。您见了向林哥跟他说，他那些孩子的针线活儿我包了。”

赵老刚看看女儿的脸，接过了酒杯。他那青筋突起的大手抖得厉害，滴滴白酒

洒在桌面上；一仰脖子，他把酒全倒在嘴里，杏子似的咽喉使劲向下压去。

第二天一早，窗外杏花枝上的麻雀子刚叫，矿上的广播喇叭就响了。女播音员那生硬的普通话播送的是什么消息啊！

“采煤队长沈向林在为妻子办丧事期间，一天也没有停止下井。昨天夜里，他跟班采煤，使当班的产量比计划翻了一番！……”这报道是蹩脚的，这语言是枯燥的。可是，一听到广播，赵老刚和霜菊都“忽隆”站起身，一齐奔到院子里。是他们在屋里听不清吗？不，他们听得清。他们不光是用耳朵听，还用心听。他们想听出来：沈向林是怎样抹去眼泪、战胜悲痛的？沈向林在失去心爱的妻子、面对坚硬的煤壁时，是怎样鼓起开掘的劲头的？还有，他是怎样安顿他那四个可爱的小宝贝的？在高音喇叭下面，并非通过喇叭的消息又传来了。昨晚，沈向林把孩子们哄睡下井后，孩子们醒来，先呼妈妈，后喊爸爸，当他们意识到永远寻不着妈妈，也没喊应爸爸时，四个孩子一齐哭了。哭累了，大儿子月华领着弟弟妹妹到井口等爸爸。等爸爸，他们有经验，妈妈活着的时候，多少次拉着他们的手到井口去等过爸爸。月到中天了，爸爸没上来；月亮西斜了，爸爸还没升井。等别的矿工发现了这四个小兄妹，他们已经睡熟在井架旁边歪倒的破矿车里，象四只无家可归的小动物一样蜷缩在一起。哥哥月华搂着最小的弟弟月明，姐姐月桂搂着妹妹小月亮。小家伙们脸上的泪水还没干呢！

赵老刚受不了啦。他找到自己的徒弟开口就嚷：“向林，你不能这样对待孩子！孩子有个好歹，你对不起死去的人。你要是管不了，孩子我领走！”

霜菊也来了。她悄没声地掀开了饭篮，把热腾腾的包子分给孩子们吃。她叠被子，扫地，又把一堆脏衣服捺进大木盆里。沈向林说话了：“小菊，放那儿吧，等我抽空洗。”

霜菊没吭声，连看他一眼都没有，径自忙活去了。……

这天晚上，赵老刚长吁短叹，迟迟不能成眠。他不知道，他的女儿霜菊也整整一夜没有合眼。

天亮了，霜菊过来伺候爸爸穿衣，抢着给爸爸穿鞋，也不让爸爸叠被子。爸爸觉得女儿有些反常，想看看她的脸。霜菊低着头躲避他。爸爸问：“这闺女今天是咋了？”

霜菊抬起头，包着泪花的眼睛望着爸爸：“爸，不怕惹您老人家生气，我要嫁给向林哥！”

赵老刚一时愣了。待他回过意来，一把拉过女儿，说声“小菊，我的好闺女！”就老泪纵横了。

二

沈向林没有拒绝霜菊，他庄重地点了头，如同接受矿上下达给他队的煤炭生产任务一样，从来都是真诚的，没有任何虚情假意。采矿的生活锤炼了这个汉子。井有多深，他的情有多深；煤层上的万仞

高山有多重，他的心有多重。他自信，他相信自己理解霜菊这一惊人的举动。对这一举动应该张开双臂去迎接，任何客套都是多余的。他懂得怎样去爱霜菊，怎样去怜惜师傅的独生女儿，使这个从小就吃苦受累的小妹妹得到幸福。他已经对自己过去不分担家务劳动的作法作了自我悔过：你既是采煤队的队长，又是妻子的丈夫和儿女的爸爸，你的责任是多方面的。这每一份责任里，既是对自己的，也是对社会的，都不可以忽略。曾经失去过爱的人，才会加倍的珍惜爱。我们的沈向林在做一个模范劳动者的同时，又决心要做一个模范丈夫了。

可赵霜菊心里总不那么踏实。她虽然尽过母亲的义务，可毕竟未做过真正的母亲。她将踏入完全陌生的新生活，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是鲜花，还是荆棘？还有，那四个已经和生母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孩子，该怎样对待她呢？该不会排斥她这个突然闯进他们生活里的人吧？

果然，当向林指着霜菊对孩子们说“这是你们的妈”时，四个小家伙眨着惊恐的眼睛，呆住了。

向林又说：“这是你们的新妈妈，快喊妈。”

月明和月亮刚要张嘴喊，被月华拉了拉衣襟，又把嘴闭上了。

此时，霜菊是处在一种多么尴尬的境地啊！孩子们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和动作，她都看见了。孩子们不承认她这个妈，不承认她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本来，自愿来当这个妈，就需要拿出常人所不具备的巨

大勇气；可现在孩子不承认她这个妈，她却要硬着头皮去当这个妈，这又要付出多么大的勇气呢？

向林看见了霜菊求救的目光。他深知孩子们第一次喊妈有多重要。如果第一次喊“姑”或喊“姨”，弄不好，他们就再也改不过口来。向林一再催促孩子叫妈，他晃大孩子月华的膀子，都有点威胁的味道了。月华被逼得没法，勉强喊了一声“姨”，其他三个孩子也一齐喊了声“姨”：霜菊的脸一下子白了。

孩子们跑出去了。向林对霜菊说：“孩子小，不懂事，你别计较。”

霜菊点点头。

晚上，霜菊做了可口的饭菜，四个小碗都盛好摆在桌上了，却不见孩子们回来吃饭。她在家属院里喊，到矿上找，仍不见孩子们的踪影。霜菊和向林急得四处打听，才知道他们在月华的带领下跑到了姥姥家。

霜菊伤心了。满桌的饭菜，她一口也吃不下，躺在床上蒙着被子掉眼泪，脑子里翻来复去划着问号。将来的关系怎么处呢？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她又想，这不能怪孩子，他们刚刚经历了失去亲生母亲的痛苦，他们童稚的心还保持着对生母的依恋，怎能在短时间内把有着血缘性质的天真纯洁的爱转移到一个生人身上呢！她想到自己失去母亲时的情景。那时，她天天想哭。可当有人要给她找一个后妈时，她变得多么凶狠啊！她哭，她撒泼骂人；她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死去的母亲受了侮辱；她把要给她找后妈的人当仇人

看。她还警告爸爸，若是给他们找一个后妈，她就带着两个弟弟走，就是要饭甚至饿死，也不进这个家了。因为妈妈从小给她讲过后妈如何残忍的故事，还时常拿“给你找个后妈”的话吓唬她，在她心目中，后妈是凶恶的形象，是罪过的化身，她绝不容许后妈这个魔鬼闯到她家来。可是，不必避讳，她现在却来当后妈了。谁能保证这四个孩子没听过后妈的故事，而对后妈抱有成见？即使他们过去没听过关于后妈的坏话，现在谁能保证没有别的孩子因为他们有个后妈而嘲讽他们？的确，后妈是难当的。可是，当后妈的孩子，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霜菊想好了，要取得孩子们的信任，要改变后妈在孩子心中的印象，就要拿出比他们生母还要多千百倍的热情和耐心，去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他们，用对他们深切的爱，治愈孩子们心灵上的创伤，用持久的温暖，溶解孩子和她的隔阂。想到这里，她推醒了向林，同他商量了两件事。

三

第一件事是到孩子的姥姥家认亲。孩子的姥姥就住在离矿不远的村里。

霜菊提着丰厚的礼品，和向林一起来到孩子姥姥家。孩子们看见他俩，很快躲起来了。二位老人脸上也冷冷地。霜菊把礼品放在桌上，恭恭敬敬给二位老人鞠了躬，亲热地喊一声“爸”，又喊一声“妈”。那老汉含糊地答应着。向林的岳母却淡淡地说：“向林，这是谁？我咋不认识哩，

老眼昏花的，我也看不清。”

霜菊听出大妈话里的意思，是不欢迎她，但她并不介意，上前拉住大妈的手：

“妈，我不是别人，我是您的亲闺女。我今天来，一是看望二位老人，二是向二老保证，我决不会亏待孩子。要是待孩子不好，天地良心不容我，我也对不起大姐；谁不知道大姐会疼孩子。”

听霜菊提起她闺女，大妈又哭起苦命的儿来，说：“别的我不怕，我就可怜这几个没娘的孩子。跟一群没王的蜂一样，孩子往哪儿偎哩！”说罢又哭。

霜菊掏出自己的手绢，一边给大妈擦眼泪，一边劝她：“妈呀，您别哭啦。您不知道，我也是从小没了妈。那时，我不过十四五，我小弟弟才七岁，我知道没妈的苦处。那时的事我不能提，想起来就难过……”霜菊说着说着抽泣起来了。

大妈反而不哭了。她拉过霜菊的手说：“孩子，我看出来了，你也是个软心肠的人，孩子交给你，我放心。”

霜菊说：“我住在妈的眼皮底下，我对孩子要是不尽心，妈看见了，或听说了，要打要骂随您的意。”

大妈说：“有你这句话，我放心。”又一叠声地喊月华。月华过来了，她又让月华把妹妹弟弟都喊过来，对他们说：

“这是你妈。在家听妈的话，别惹她生气；谁要是惹她生气，我可不依。好啦，跟你妈回去吧！”

第二件事是领着孩子到他们生母的墓地悼念。

第二天一早，霜菊按当地的习惯准备

了几样供品，就领着孩子们沿着田间小路往墓地走去。

这是春天的田野。初升的太阳暖暖地照着，空气湿润。麦苗起身了，泛着墨绿。小草的尖上缀满了各色的小花朵。这正是踏春的好季节。谁说矿区没有公园？这博大的田园是多么好的自然公园啊！远远地，霜菊看见一对夫妇领着两个孩子在野地里玩。他们掐野花，捉蝴蝶，那是什么样的亲密关系！那是一幅多么和谐的春游图啊！霜菊回头看身后的孩子，他们低着头，一步一步踩着小草上的露珠，一个个心事沉重的样子。要是以往，孩子们看见春天多姿的田野，早就疯狂地喊叫和奔跑了；须知，春天的召唤具有多么大的魅力啊！可是，今年的春天，春天的花朵，小鸟，淙淙的流水，都对孩子们失去了吸引力。他们遭了冰冻的心灵还没有复苏，春天还没有来到他们心里。霜菊要解除孩子们心上的冰冻，要为孩子们呼唤春天。陡然间，她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

孩子生母的坟墓设在一块向阳的荒地。坟前，是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坟后，是缓缓升去的青山。一抔新坟鼓在青草间，显得异常孤寂。霜菊把供品摆在坟前，刚说了一句“大姐，孩子们来看你来了”，四个孩子就一齐扑在坟上大哭起来。孩子们哪！你们是要投进母亲的怀抱，还是要拥抱母亲？你们是想起了惹母亲生气的时候，还是象过去一样，要把劳累一天正在沉睡的母亲唤醒？请原谅不去描写孩子们的哭声吧，在这春天的旷野里，

谁忍心听这撕人心肺的稚童的哀号呢！此时，霜菊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孩子，是这几个孩子中的一个，她只不过是一个最大的孩子，而面对的正是自己母亲的墓。巨大的悲痛在心中凝聚，她要发泄这种悲痛，她也要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可是，她抑制住了，她用比悲痛更加巨大的克制能力，让泪水的浪头回流，让它在心田里打漩。她记起自己的责任，她要稳定孩子们的情绪。她把孩子一个一个拉起来，擦去他们的泪水，擦去沾在他们脸上的新土，带领孩子们一捧一捧地往坟上添土。然后，她立在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大姐，你放心睡吧，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就是有千难万难，我也要把孩子拉扯成人。人总有一死，咱们姐妹终有见面的时候。到时候，我会对您说：‘大姐，咱们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大姐，我对得起您！’”

“妈——”

孩子们听霜菊这么一说，围过来扯住她的衣襟，抬起泪汪汪的眼睛看着她，一齐叫了一声。

听到这声呼唤，霜菊的心一阵震颤。她再也抑制不住了，弯腰把孩子揽在怀里，满眼的热泪夺眶而出。

四

天，是这样的蓝；水，是这样的清；山，是这样的绿。请不要埋怨这儿偏僻吧！若不是这儿鲜为人知，游人罕至，这里哪会有这么好天、好水、好山？这里是矿西边

的一座大水库，如同一面巨大的宝镜掉落在深山里，而奇秀的山正是宝镜的镶边。云雀鸣啾着从镜面上飞过。垂柳袅娜地立在岸边；无休止的对镜梳理它那柔韧的长发。鱼儿甩动尾巴，把镜面搅碎了，波动着，闪烁着，拢合着。不一会儿，镜面又复原如初……这令人如痴如醉的激发人们无限幻想的人世的光辉啊，你为什么这般美好？

“妈，你看，又逮住一只！”月桂捏着一只须爪乱弹的小虾，给霜菊看。

霜菊说：“我乖真能，好好玩吧。”

月桂又去捉虾去了。岸边浅水处清澈见底，水底的鹅卵石颗粒分明，并看不见小虾。可是，当你把手伸进水中，小虾便从石缝间纷纷围来，或咬指头，或挠手心，使人触痒不尽。若用手去抓，它们曲蜷身子，轻轻一弹，便一哄而散，逃之夭夭，你是怎么也抓不住的。霜菊教给孩子们一个捉虾的办法，把手绢展开铺在水底，把手放在手绢中央，等小虾围来时，猛地将手绢兜出水面。这样，每次总会捉住一两个逃得迟的小虾。

孩子们正按照妈教给的办法，蹲在水边，专心而饶有兴致地捕捉这水晶世界的小动物。四个孩子分成两班，哥哥月华和妹妹月亮用一块手绢，姐姐月桂和小弟弟月明合作。今天是星期日，孩子们玩得多开心哟！

爸爸向林还对他们说，小虾可以生吃。孩子们不信。向林就拿过一只小虾，掐去头须，只留肚子，一下子扔进嘴里去了，还咂着响嘴：“真香，真香！”

孩子们学着爸爸的样子，把小虾放在嘴里一尝，果真清香无比呢。这一下，哥哥要吃，妹妹要抢，姐姐兜起一个空手绢，弟弟急得直跺脚。这虾的会餐在小兄妹之间还引起了冲突呢！

霜菊瞋了向林一眼：“瞧瞧，都是你惹的孩子。”

向林笑笑。

他俩坐在岸边一块洁净的青石上，霜菊手上织着毛线，向林手里捧着一本采煤学。向林并没有看进去。在这能诱发人万端情思的自然环境里，向林对自己这位妻子产生了无限的温情，要不是孩子们在面前，他要拥抱她，他要亲她。可是，拥抱和亲吻只能交流亲昵的感情，却不能表达深深的敬意。他只是用崇敬和深情的目光看着她：霜菊瘦了，看她那带血丝的眼睛，看她那疲惫的面容；她把自己的血、自己的肉都给了孩子们啊！她天天变着饭菜花样儿，尽量使孩子们吃得好些；可她自己，从不愿意多吃一口好的。她在井口开卷扬机，全神贯注地劳累一班之后，马上又投入家务劳动的班。每天，孩子入睡了，她还要坐在灯下洗呀，缝呀，直至深夜……她只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姑娘。她应该有轻松活泼的青春，应该有一份玫瑰色的生活，应该有一个舒适的小家庭。可是，她把这一切可能有的都抛弃了，却自愿选择了这么一副沉重的担子和一条艰难的路程，就那么默默地走下去，带着坚定的微笑。

霜菊怀孕了，向林十分欣喜。他对霜菊说：“你也要有自己的亲骨肉了。”可是，霜菊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流产，并说

这一辈子不准备再要孩子了。向林说什么也不答应。霜菊说，现在家庭负担就够重的了，集中精力养好这四个孩子就行了，不能再添丁进口。向林说他有办法，钱财上的事不让霜菊操心。向林心里明白，霜菊主要是担心孩子们不好相处。他对霜菊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生。别的话你可以不听，这句话你一定要听。”霜菊说：“向林，什么事我都依你，可这件事你得依我。我求求你！”

他们俩相持不下，向林都有点生气了。他说：“你表面上那么温柔，没想到你会这么固执！”

霜菊哭了。哭完了，她还是要向林答应让她去流产。电钻能钻透坚硬的岩石，却不能通过岩石夹层中的胶泥。向林只好让步。

霜菊作了流产手术，向林给她买了两只母鸡，让她补养身体。霜菊舍不得吃，差不多都让孩子们吃了。你看，孩子们明显地胖了，一个个小脸红扑扑地。他们心里的那块天地也晴朗了，充满了灿烂的阳光。孩子们哪里知道，他们血管里增流的是霜菊的血，他们身上增长的是霜菊的肉。正是这血与肉的交流，使霜菊和孩子们沟通了感情的渠道。他们象水乳一样交融在一起了。更确切地说，霜菊是一株树的母本，而孩子们正象嫁接在母本上的新苗。母本源源不断地给新苗供足养料，新苗枝叶繁茂，天天向上。母本和新苗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向林仍旧注视着霜菊消瘦的脸。霜菊正朝远处望着。辽阔大水，烟波浩淼。偶

尔有一只小渔船点缀在水面上，渔人挥着长竿赶鱼鹰下水。这种情景很容易使人们生发出一种深远的意境。

“向林，你干嘛老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我看你。”

“我知道，我感觉出来的。”

“是吗？”向林一把握住霜菊的手，“咱俩也去捉虾吧！”他娇得简直象个孩子。

霜菊站起来了：“好，走。可没有手绢啦！”

“我的手就是手绢。小虾就是一个筋头十万八千里，也逃不出我这如来佛的手心！”

霜菊笑了：“嗨，我们家向林好有能耐，斗得过一寸长的小虾儿啦！”说罢又笑。

笑音刚落，向林真的捉住了一尾小虾。他得意地晃着：“怎么样？怎么样？”他把胖胖的一滚虾肉往霜菊嘴里送：“张嘴，今天我请客。”

霜菊往后躲着：“不，我嫌腥。”

小月亮跑过来了：“妈，我吃，我吃。”

霜菊从向林手里接过虾肉，一下子放在月亮嘴里。

月明也跑过来了：“妈，我也要吃，我也要吃。”

霜菊说：“好，让爸爸给你们捉。你爸爸是如来佛。”

月桂说：“妈，你也来捉，咱俩用一块手绢。”

“好，我跟俺大闺女用一张网。”

“嘻嘻嘻！”月桂笑了。笑声沿着水面滑得很远。

五

巨大的不幸再次降临这个本来就不幸的家庭。

“一石门着火了！”

正开卷扬机的霜菊一听到这个消息，身上一阵痉挛。霜菊听丈夫说过，一石门正位于向林那个采煤队所在采区的上风口。那里的支架、煤或电缆只要一着火，不需几分钟，毒烟就会翻滚而入，横肆于整个采区，在那里采煤的矿工就有生命危险。而向林正在井下跟班劳动，这怎能不叫霜菊揪心呢！井下的火怎么样啦？向林怎么样啦？向林采煤队的矿工怎么样啦？他们该不会出什么危险吧？霜菊不敢想了。她使劲咬一下牙，镇定一下自己，逼着自己往好处想：你应该相信向林，他最重视安全生产，他的采煤队已连续十年没出过死亡事故，他能顶天立地，什么也难不住他，他是很有办法的人。她甚至看见向林满脸煤尘地走来了，绽着白色的笑，向她一鞠躬：“尊敬的霜菊同志，让你受惊了！”想到这里，霜菊心里轻松了许多。

可是，矿上的救护车呼啸着飞来了，矿长跑来了，书记奔来了，矿井口紧张的空气压得人透不过气来。霜菊意识到自己的重大责任，她两手握紧卷扬机的操纵杆，屏声静气地倾听井下打上来的信号。她要用准确而又快速的提升，把遇到危险

的矿工送到地面，送到新鲜的空气里，送到温暖的阳光下。

提升的信号响了，遇险的矿工在向安全的境地飞升。一罐、两罐、三罐……每提上一罐，霜菊心上的那堆石头就会少一块。卷扬机房的墙壁挡着她的视线，她看不见从罐笼里走出来的矿工。但她的心能看得见。她看见矿工一走出罐笼就开玩笑；她听见矿工说，死神连他们的屁也闻不见了。在危险的魔掌里挣脱出来以后，谁也没有矿工表现得这样轻松自如和富有幽默感。大自然的灾害是他们的老伙计了，他们只想着如何征服这个不友好的伙计，而从没有在它面前丢魂落魄，垂头丧气。

霜菊不知道向林会乘坐第几罐上来。她知道向林，他不会先上来，会压后阵，因为他是个党员，是个队长。可是，霜菊又禁不住默默地这样想，可能是坐这一罐；又提上一罐，她还想，可能是坐这一罐。霜菊亲手开动的系着罐笼的卷扬机，就是她那洁白的手臂，她要用自己的手臂把自己的亲人拉上来，然后，在背人的地方，紧紧的拥抱他；不管他身上是煤还是水，是泥还是汗，要拥抱五分钟，不，十分钟。

同志啊！请不要责备作者残忍，而去埋怨生活的敌人无情吧！面对生活中残暴的敌人，去敬仰我们的英雄吧。

当毒烟的龙头刚探进采区，向林就第一个发现了。此刻，他根本没想自己的安危，而想的是矿工的安全。他一面命令八十多名工人赶快撤离，一面顶着毒烟到一石门打电话，要求调度室赶快通知风机房，让风

机打倒转，火速反风。如若不然，矿工撤离的脚步怎能摆脱烟老虎的追赶和撕咬呢。

风向变了，刚把撤离的矿工包围起来的烟魔被缚走了，八十多名矿工得救了。可是，我们的沈向林却倒在毒烟之中。几十名头戴防毒面具的救护队员并排在巷道摸索，才找到了向林。他姿态从容，头顶向着火区，右臂向前伸着，呈俯卧状。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沈向林——这个有着丰富的井下安全生产经验的模范队长，为什么冲向火区？为什么奔向浓烟？是要去查看火情，还是去寻找万一未能撤出的矿工兄弟？向林啊，向林，请你回答。

沈向林，矿工的好儿子，你使八十多名矿工转危为安，却没有给自己留一条生路！

赵霜菊，矿工的好妻子，你亲手提升了八十多名阶级兄弟，却没有把自己最亲的亲人提上来！

这令人心碎的消息传来，霜菊一下子昏了过去。

六

霜菊醒来的时候，正躺在矿医院的病床上。浑身怎么这么累？是刚下班，还是刚给孩子洗完衣服？是刚翻过一架陡峭的高山，还是刚走完三天三夜的路程？她从来没觉得这么累过，恐怕要瘫痪了，再也起不来了。哪能呢，霜菊从来不怕累，也从没有累倒过；她要起来，还有好多事等她去做。家里快没粮了，要到粮店去买；蜂窝

煤也不多了，要抽空打；月桂的毛衣才织了半截；月明的鞋也该做新的了。还有，爸爸的棉被该拆洗了；上大学的弟弟来信，要姐姐给他做一件衬衣……这哪一件事都是必须做的，哪一件事都离不开她，她不能躺倒。可是，眼前为什么这样白？是云朵，还是盛开的梨花树？对，可能是下雪了。霜菊喜欢雪，喜欢雪的洁白、轻柔和默无声息。小时候，一下雪她就往外头跑，仰着小脑袋看雪花怎样飘下来，任雪花落在她有点发黄的头发上。妈妈喊她：“小菊，看冻着你，快回来。”她一扭身子：“不嘛，我就看下雪，就要看。”……

“总算醒过来了！”医生对一个护士说，“快倒水来！”

霜菊睁开了眼，白的墙，白的人，白色的晃动，这是哪里？这不是医院吗？我怎么在医院里？

一个别样颜色的物体移动过来了。啊！是爸爸。

“小菊，小菊，你醒过来了？你要挺住啊，我的好孩子！”

霜菊的嘴角在剧烈地抽搐着，眼泪顺着眼角涌流下来了。

向林，你真的走了吗？真的永远不再回来吗？真的舍得撇下我吗？你怎么这么狠心。那一次，你一连在井下干了两个班，我等得心焦，埋怨你心里只有煤，没有我。你笑了，还说我心眼小，答应等咱俩退休之后，孩子们成家之后，好好陪我玩玩；你还说要带我去北京看天安门，在天安门前照张相。你说的这些话难道都忘



了吗？还有，你怎么舍得了孩子呢？你在井下干活虽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对孩子却是那么慈爱，那么温良，别说动手打孩子，连大声吵孩子都舍不得，就算我挂不住你的心，孩子总能挂住你的心吧！在你永远离去的最后一刻，你想过你的妻子吗？想过咱们苦心经营这个小窠吗？想过你的曾经失去过亲生母亲如今还未成人的四个小儿女吗？你一定想过，你一定很

痛苦，因为你会意识到自己永远见不着孩子和妻子，永远不能再享受人生的欢乐。可是，你也一定感到欣慰，因为你使八十多位妻子免去了失去丈夫的痛苦，使不知多少个孩子免遭失去爸爸的灾难。向林，你做得对。

可是，向林，我受不了啊！咱的孩子受不了啊！我的孩子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霜菊仿佛听到了孩子们的哭声，听到了孩子对她的呼唤。孩子们在这个时候最需要她，需要霜菊和他们在一起。天塌下来了，需要霜菊去支撑住，让孩子们得到保护，得到安慰。想到这里，霜菊不知哪来的劲，她翻身从床上爬起来，踉踉跄跄往家里走去。

还没进家门，霜菊就听见孩子在屋里哭。她的脚刚跨进门，四个孩子就一齐扑过来。大孩子月华“扑通”一声跪在霜菊面前，双手抱着她的腿，哭着恳求说：

“妈妈，您现在就是我们的亲妈了，您千万可别扔下我们不管啊！”其他几个孩子也一个劲哭喊：“妈妈，亲妈妈！”

看着眼前这群可怜的孩子，霜菊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她安慰孩子们说：“好孩子，快别哭了，妈哪儿也不去，守着你们过一辈子。”

爸爸赵老刚来了，还抱来了自己的铺盖。

孩子的姥爷，姥姥来了，带来了鸡蛋、粉条，也带来了眼泪和叹息。

被向林救出的工人来了，向林采煤队的工人全来了。屋子里站不下，就站在院子里，黑压压的人群，就那么默默地站立着。偶尔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轻声说点什么，另一个人只重重地点点头。

家属院里的大嫂们也来了。妇女习惯于把别个妇女的遭遇悄悄在自己身上试试。刚试个头，她们就承受不了啦，仿佛不幸真的降落在她们头上，于是，表示了过多的同情，洒下了不合时宜的泪水。妇女也容易替妇女着想。有人对霜菊说：

“向林是因公牺牲的，趁这个机会，有什么条件只管跟矿上提，别说不不好意思，你们孤儿寡母的，以后想不到的困难多着呢。矿上应该照顾你。要是矿上不答应你提的条件，还有我们呢，咱们一起找矿上讲理。”

.....

霜菊感谢一切人，向所有的人点头，无声地点头。每一个人处在极困难的境地，都渴望得到同情和怜惜。有人在同情中倒下去，有人在同情中站起来。前者在同情中愈加夸大了自己的不幸，后者在同情中得到人生的温暖，汲取了集体的力量。霜菊属于后者。她把悲痛埋在心底，坚强地站起来了。

七

卷扬机房里这般寂静！直径三米的大绞盘，呼呼地转动。无极绳通过的窗口，可以看见一朵白云，白云正向窗口移过来。它要看看，是谁家的纺织娘这样勤劳，抽线这样长，纺线这样快。

霜菊正稳稳地坐在卷扬机的操纵台怀里，正如纺织娘坐在纺车怀里。她纺得是那样专心，那样深情。把天上的白云，地下的黑炭，矿工的汗水，开卷扬机女工的心血，都纺进这绵长的线里吧，让它变成祖国建设织布机上的一根经，一根强有力的经。

霜菊一天也没离开自己的卷扬机。她是多么的犟啊！书记劝她，矿长劝她，工会主席央求她，一致让她好好歇几天，抚

慰抚孩子。她不，非要一天不拉地去上班，去快地卷，去快地扬。

矿领导动员了灯房的女工阻止她。姐妹们推她，架她，非要把她送回家去。她狠劲地往地上打坠，死命地攀住门框，头上的白花掉在地上，一只鞋也掉了，姐妹们还是不松手。灯房的女工决不是要完成领导交给的一项任务，感情驱使她们，对霜菊由衷的敬佩驱使她们，她们担心这位好姐姐累垮了身体。

霜菊都生气了：“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我哪儿也不去，非要在这里，死也要死在这里！”

姐妹们不约而同地松开了手。她们意识到霜菊不愿离开这里的原因，一个个热泪丝丝的。

霜菊捡起掉在地上的白花，轻轻拂了拂，从容地戴在头上，快步向操纵台走去。

矿党委书记老唐已到霜菊家去过多次了。这是一位战争年代安抚过多少个烈士家属的老同志，他深知，搞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战争一样，有时需要付出血的代价。特别是煤矿生产，不但受到地压、地温、水、火的威胁，而且受着破坏力很大的瓦斯爆炸的威胁，随时都有发生事故的危险，而且有发生矿毁人亡重大事故的危险。煤场如战场，采煤如打仗。全国每年都会有一些矿山的英雄儿郎为煤炭事业献身。这种状况使这位党的书记深深地爱着每一个矿工。一旦失去一个矿工，他感到格外沉痛。矿劳动模范、英雄采煤队长的牺牲，对老唐的打击是可以想见的，除了

对英雄的深切怀念，还有对英雄的妻子和儿女的沉重负疚。向林牺牲后，他第一次到霜菊家，开口就对霜菊说：“霜菊同志，我对不起你，我们矿党的委员会对不起你，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好。”接着，他就问霜菊对矿上有什么要求，矿上将尽量满足。

霜菊是应该有要求的：她的工资微薄，不足以养活五口之家；她的孩子尚小，正是发育身体的时候，应该有起码的生活费；她的另一个弟弟是井下采煤工，她有理由让矿上给弟弟换一个较为安全的劳动环境……可是，霜菊什么也没提。她正望着镜框里向林的照片，他头戴矿帽，胸前一朵大红花，脸上笑微微的。生前，他也老是这么看着霜菊笑。一次，霜菊说他：“傻笑！拾了大元宝是咋着？”“傻笑就傻笑，反正看见你我就喜欢，拾了大元宝我才不会这么高兴。”他讲了一件事：孩子的生母病死后，矿上给他发了二百元抚恤金，他说什么也不接受，说：

“孩子在我怀里，我在祖国怀里，我有困难，国家也有困难，我不能给国家增加负担，生活留给我的担子再重，我也要承担起来。”是的，孩子在我怀里，我在祖国怀里，我不能……

“霜菊同志，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说。”

和老唐一起来的工会主席也说：“照顾因公牺牲矿工的家属，这是我们的政策。”

霜菊抬起桃子一样红肿的眼，看看老唐，看看工会主席，又低下了眉。

“说吧，只管说吧！”

霜菊款款地理理散乱的头发，平静地说：“唐书记，我没有过多的要求，要说要求，我只有一个——”

工会主席赶快掏出了小本子。他要记下这个女工提出的一个、但可能是很奇特的难以满足的要求。他处理过一些死亡矿工的善后工作，曾被有的家属提出的过高要求弄得左右为难，焦头烂额。

可是，霜菊的要求并不奇特，要真正满足这个要求却不那么容易。

霜菊说：“我的这个要求，就是希望矿上吸取这次事故的教训，抓好安全生产，争取别再死人了。”

唐书记和工会主席一时呆住了，他们不知怎样回答这个平常不起眼的女工。他们正用世界上最大的体会法码，去体会赵霜菊这个要求的无比的分量。

此时，一轮春月正冉冉地升起。月亮象一面硕大的镜子，镜面象刚刚擦拭过，亮得清澈，亮得深远，把地上的万物全都映照在里面。

多么美好的春月啊！

八

一条漫长的土路上，走着一位瘦弱的妇女，肩上挑着一对箩筐，每个箩筐里坐着两个孩子，孩子甜蜜地入睡了，她汗淋漓的，走得很吃力。可她不停步，也不让别人替换，荷着担子一直往前走。她心中有美好的希冀，有灿烂的前景。她坚信会到达那理想境地的。

向林逝世后，这是霜菊在生活道路上的真实写照。

家庭生活中一阵惊涛骇浪过去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霜菊独自驾着他们家庭的小船，载着她的四个小乘客，开始新的、艰难的、遥远的航程。

亏得霜菊从小就操持紧巴日子，亏得她有过清苦日子的丰富经验，面对困难生活的挑战，她一点也不慌张，而是从容地去迎接，认真地去对待。她充分发挥自己长期锻炼出来的勤俭持家的才能，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对生活的创造性，牵着生活往前走。霜菊一个月只有四十来块钱的工资，五个人享用，这是什么样的平均生活水平呢！可是，她对孩子说：“有的农民还不如我们呢，他们常年吃红薯、红薯干，很少吃细粮，一年也不舍得吃一斤酱油；咱呢，国家供应着细米白面，月月都不少咱们的，这就不错了。”她精打细算，一分钱也要算计着花。每月工资到手后，他先把全家的口粮买回来，剩下的钱再有计划地买副食品。有时到矿务局办事，二十多里路她步行，为的省下几毛车票钱。她把自己的衣服改改给孩子穿，自己上班下班都穿工作服。山上的洋槐树开花了，雪白的花串压弯了枝头，大老远地，就有一股甜丝丝的香气扑过来。下班后，霜菊采了很多似开未开的嫩花，拿开水一炸，绞去水分，掺点面给孩子煎着吃。谁吃过这样的花饼？可真有独特的风味呢！吃到口里，咸味里透着甜味，油香里透着花香，蓬蓬酥酥、利利爽爽的。孩子们一吃就吃中了，缠着问妈妈这是啥做